草地 人间

辅警来听贝多芬

张丰

我常去的那家CD店就要关门了。房租到期了，根据文创园区提供的新合约，房租要上涨80%。过去的7年，这个店一直在亏本，老板没有理由再继续亏下去。

我过了很久才知道，以前一直以为是店老板的小梁，其实只是店小二。在过去的7年，他几乎每天都在店里，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一个家。虽然老板曾提出为他加薪，他却一直要求只拿3000元的月薪，“那足够维持我一个月的生活了。”

这不影响他的幸福感。他狂热地喜欢古典音乐，熟悉几百上千张古典音乐CD和黑胶中的每一首曲子，在过去的7年，他每天都生活在音乐之中。他确实超出了“店员”这个词所包含的意义，为每一个愿意坐下来听音乐的人免费泡茶，播放你想听的乐曲。尽管他的职责是卖CD，但他却没有把这些唱片当成商品。

经常来这里的很多人也一样，很少把这当成是一个商店。我经常去那里喝酒，喝了好几次才发现酒是一个常去店里的青年买的。他会买白酒、啤酒和威士忌过去，放在那里，供小梁拿出来和客人分享。茶也一样，有小梁自己买的，也有一些是朋友带过去的。很多个周末，大家就坐在店里喝酒、喝茶、听音乐，没有人在乎谁付出的更多，因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：自己带走的更多。

7年前，我几乎没有听过古典音乐。但是在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，我听了奥地利音乐家德慕斯的钢琴音乐会后来到店里，小梁和另一个小伙子也去听了音乐会。我们都觉得意犹未尽，喝酒聊天，向大师致敬。在那个晚上，我第一次进入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，听到了凌晨2点钟才回家，小梁更是随着音乐的节奏手舞足蹈。我推门出去，旁边的酒吧还在喧闹之中，才意识到我们三个人关着门听贝多芬，是多么隆重而高级的享受。

> “毫无疑问，一个城市需要很多这样的场所。它不一定是大型的，但是却足以为一些有共同爱好的人，提供某种心灵上的庇护

就这样，这家CD店成为了一个音乐空间。即便是在成都这样的大城市，喜欢古典音乐的也是一个很小的人群。尤其是在数码技术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，要听音乐，没必要自己再买唱片或者一套音响设备，手机加耳机，是更方便的听音乐的方式。那些来到这里的人，是真正的少数派，他们来这里不但是寻找CD，也是在寻找同类。他们需要倾诉，需要表达，只有这里才能有真正的知音。

有一位大学老师，抱着一个很大的录音机过来。那是他从市场上花了三千块钱淘来、上世纪70年代日本制造的产品。他还带来很多磁带，在上世纪90年代，磁带曾经是很多人喜欢的东西，但是现在已经难觅踪影了。这些磁带，也是他在过去很多年慢慢购买的，它们已经成了古董。不管是录音机还是磁带，都是这个老师的宝贝，但只有在这个CD店，才能有一群喜欢这些东西的人。他开车把录音机拉过来，又抱到店里，就是为了和大家分享这种喜悦。

来这里的乐迷，从事着各种职业。一个沉默的听众，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一个公司经理。在单位，他管理很多人，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，要懂得残酷的竞争哲学。但是在内心深处，他为音乐留下一个角落，单位那么多人，再加上亲戚、朋友，都无法进入这个角落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播放一张唱片，可能听出以前不一样的情感，他需要分享，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，就只有来这里了。

文创园区有时候会举办一些大型活动，需要一些辅警来维持秩序。有一个辅警，每次执勤的时候，都会来到这里。他的收入不高，协警服也有点破旧，但这并不影响他是贝多芬的粉丝。他会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，在走的时候，买走一张CD。对他来说，这大概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吧，你能从他眼睛的光芒中感受到这一点。

毫无疑问，一个城市需要很多这样的场所。它不一定是大型的，但是却足以为一些有共同爱好的人，提供某种心灵上的庇护。但是，随着房租的节节攀升，如何能够维持这样的场所就成为了问题。我们都希望这个CD店能够继续开下去，也向小梁提了一点建议。发展会员吧，顺便卖点茶吧，对这些他都不感兴趣，他只想做一个单纯的“店小二”，不想掺和那些流行而功利的事情。

告别的日子即将来临。最近几天，去店里的人明显增多了，店里和以前一模一样，大家也和以前一样坐下来喝酒、听音乐，很明显，大家喝掉的酒更多了。一种感伤的气氛正在蔓延，但是你却对此无能为力。这些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人，即将重新消失在都市的人流中，等待下一个接头暗号。

草地 话题

离世界杯渐远的人

韩浩月

俄罗斯世界杯激战正酣，我的看球规律也基本养成，不管参赛球队是强队还是鱼腩，看或不看，起决定作用的，是身体的困倦与否而非比赛精彩与否。

开幕式东道主首战的时候，大张声势地准备了毛豆、花生、烤串、啤酒，摆了一桌子，上半场结束的时候，桌子上的食品一扫而空，下半场还没开始，就倒在床上酣然睡去——这是典型以看球的名义大吃大喝。在年轻的时候，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说真的，如此“佛系看球”的人，连伪球迷都算不上。

除了C罗和梅西，熟悉的球员所剩无几。有时竟要通过屏幕右上角的图案标记来辨别主队与客队。看到进球，不会握拳呐喊。必进之球踢飞了，也不为之遗憾……难道我看了一场假的世界杯？不，世界杯是真的，只是作为观众，我已经失去了看球的激情而已。

我的世界杯印象，已经被固定在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与2006年德国世界杯。2002年中国队首次踏上世界杯大赛现场，传奇教练米卢带着全中国球迷的期望带着23名球员闪亮登场，尽管被踢得灰头土脸一场未赢、一球未进，但欢乐与紧张、渴望与失落的情绪是真实的，那会儿真觉得足球与自己有关，世界杯与自己有关，没了自己家的球队在场上，怎么都有点隔岸观火、无关痛痒的滋味。

大批伪球迷是在2002年世界杯时培养出来的，在他们眼中，2006年世界杯大概算是最值得怀念的一届。在这一届，比赛用球由“飞火流星”换成了“团队之星”，罗纳尔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球星，法国队员齐达内头顶意大利队员马特拉齐轰动世界，中国足球评论员黄健翔嘶哑着嗓子喊出了“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……”

12年过去，黄健翔跑哪儿去了？一段解说，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。三届世界杯的时间，也足够让那些曾经意气风发的人，在人们的视线中淡去。除了黄健翔，还有刘建宏、张斌、张路、段暄……好像只有听到他们的解说，晚上熬夜看球才有了更高的兴致。一场世界杯的陪伴，足以让人觉得已经与这些评论员们成了朋友，没有朋友的絮絮叨叨、激情呐喊，看球的乐趣自然损失不少。

2006年之后没比赛可看的日子，我率领电子游戏中的英格兰队或砍瓜切菜般地踢别人，或被别人砍瓜切菜地踢，贝克汉姆、欧文、兰帕德、杰拉德、鲁尼、费迪南德……对于这些球星的名字，熟悉到跟自己的亲兄弟一样。另外还有，齐达内、布冯、克洛泽、亨利、舍甫琴科、卡纳瓦罗、皮尔洛等各国球星，哪一个提起来不是如雷贯耳？不像现在，看着满场奔跑的90后们，能叫出名字来的寥寥无几。心里不茫然才怪。

有时突发奇想，要是能把2002、2006那两届世界杯的主力球员、中国的主力足球评论员们组织在一起，再踢(解说)几场球该有多梦幻。哪怕他们头发秃了、肚皮大了、跑不动了、把“圆月弯刀”踢成了“朝天炮”，也还是值得看的。那几位足球评论员，老哥几个不用拼体力，人年龄大了，阅历却丰富了，聊起球来或许会更有意思吧。

“没有人能叫醒一个看世界杯的中年人”，“看球可能是中年人假装自己还没老的最好方式了”，果不其然，在世界杯刚开始的时候，朋友圈有篇名为《中年人不配看世界杯》的文章刷屏了，这篇文笔辛辣的文字，尽情调侃着中年球迷的世界杯生活，有嘲讽，也有隐藏的温情。

世界杯是属于年轻人的，就让那些老球员、老评论员、老球迷们，相忘于江湖吧。

草地 怀人

大科学家长啥样

潘真

曹景行先生某天发朋友圈：有学者研究发现，我国大学生群体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是，秃头或头发乱、戴眼镜、不修边幅，被各种理论和仪器所包围的性格怪异的人。

我一看就乐了，随手评论：无缘接触科学家而想当然。

那时候，正为李载平院士写传记，经常出入中山医院采访他。至少“这一个”大科学家长啥样，我有点发言权吧。

初次见到生于1925年的传主，我按常规喊“李老”(后来跟着大家喊起“李老师”)。可他的声音，并无“90后”的苍老感，听着像年富力强的中年人，而且声线相当不错。想象一下40年前，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分子遗传研究室成立伊始，又高又帅、刚刚50出头的他，在那幢小楼里跑上跑下，领衔尖端科研的风采吧！

第二次采访中，进来一位步履轻盈的年长女士。“崔桂芳，我老伴。”李老师向我介绍，“当年差点让她跑了，后来我去追回来的……”原来是传说中的崔老师驾到！70年前，他俩是北大化学系同窗，后来她转学去了清华，“大概是想和我保持距离吧！”李老师说着哈哈一笑。崔老师也笑起来，故作嗔怪状，“又乱说了……”两人眼神交汇，亲密而自然。空气中没有荷尔蒙，我却嗅到了爱情的芬芳。想起电脑里存着这对学霸在清华园的黑白照片，端的是金童玉女天造地设呀！

采访他们的同事，不止一次听到：“这两个人要好得呢！”我加了崔老师的微信，发现账号是LZP(“李载平”拼音首字母)；又去加李老师，他的账号是ZPL(“载平李”拼音首字母)。果然要好得呢！也是听来的故事：多年前，崔老师生病需要动手术，李老师却急得先住了院。我逗他，“有没搞错，怎么她生病、您住院啊？”他不好意思地坦白：“我紧张得心乱跳……”

> “这篇短文动笔之前，我在梦里起过一个新媒体可用的超长标题：又高又帅画水彩听古典乐爱妻儿会做菜……的大科学家

李老师不是只会埋头苦干的书呆子，他总是站在学科前沿，与国际同行中的高手过招。他能成为我们国家基因工程的领军人物，跟他开阔的视野不无关系，跟他内在丰富的底蕴也不无关系。

见过他年轻时创作的两幅水彩——《钱塘江的月光》和《挑沙人》，画面唯美、设色清润、笔触轻松。我把其中一幅的照片与美术界朋友分享，好评如潮。有收藏家断言：“这个科学家如果不搞科研，一定是好画家。”

不当科学家，还可能是歌唱家么？我跟李老师探讨人生的种种“假如”。他开心地笑着，讲到同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老友的玩乐趣事：“他比我迷音乐厉害，级别比我高，要求比我苛刻，对音响要求非常高……小提琴要听出松香味来……”我打断他，“那叫音响发烧友啊，您才是音乐发烧友！”他听古典音乐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北师大附小时代，与兄弟姐妹攒起零用钱合资买唱片。晚年，他重新开始买古典音乐唱片。同一位作曲家比如维瓦尔第的《四季》，他搜来不同指挥家、乐团演绎的版本，仔细欣赏各种风格的妙处。

病榻上的李老师，有点“微信控”。他提起对某篇拙作的看法，我一听便知他在看我的朋友圈。“最近 知识分子’上那篇讲SCBA在杭州的文章你看了吗？”他默认我也关注“知识分子”公号，幸好我关注了。SCBA(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)诞生于1984年，1990年他曾获SCBA第三届国际学术讨论会颁发的优秀论文“国泰奖”，是中国大陆获此奖第一人。

最后一次见面，是谈传记书稿。李老师说：“我的思想比较开阔自由，很高兴得到你的认同。但我还是低调一点吧……”动乱年代挨批斗他不要写，评院士波折他不要写，很多很多他都不要写。业务尖子的这种顾虑，我怎会不理解呢？可我坚持历史不能割裂，个人在大时代中的浮沉理应尽可能如实呈现，把真的历史传下去，后人读了才有榜样经验好学习，才可能吸取教训避免悲剧重演。

采访中，类似沉重的时刻并不多，更多是生动有趣的交流。比如当我问到改革开放初期他把外国科学家请到家里招待的情节，他讲完故事，还不忘就家宴中一道抢手菜“面授机宜”——“春卷是面擀皮，我们把面擀皮换成卷心菜，生菜也行。嫩卷心菜叶子，洗净，用高锰酸钾水泡过，放各种料(或肉松)，一卷，很简单吧？你回家可以试试！”我听着记着，有几秒钟走神忽发奇想：要是请这样的大人物去做美食节目嘉宾，电视台的档次不晓得会飞跃多少台阶呢！

哦对了，这篇短文动笔之前，我在梦里起过一个新媒体可用的超长标题：又高又帅画水彩听古典乐爱妻儿会做菜……的大科学家。

这样精彩的人生，音容笑貌，怎会随着生命的消逝而淡出呢？

草地 随感

你走后全都是回忆

林尔弗

2010年1月份你来到了我身边，清楚地记得你和我全部的故事。

当我第一次去接你的时候，像个小傻瓜的你蜷缩在我怀里。当时心里想：“怎么这么怂，一点也不像我。”进了屋，我把你放到地下，畏惧陌生环境的你，显得十分不安，可能也是因为个头不大，走两三步摔一下子。我抱着你在家里走了一遍，告诉你这是咱们的家，告诉你该在哪里上厕所。一下子给你买了三个窝，我不再担心你睡在哪里，记得你来之前，我成天寻思给你买啥玩具啊，带你去哪玩，可是从今往后再也不可能了。

随着你慢慢长大，你上厕所从来都不在我指定的地方，为此家里的桌椅全都包上了本来为你准备的尿不湿，“小宝，你给我过来，你看看这是谁尿的，告诉你多少回了去厕所，非让我打你。”这边我大声地训斥着，你那边委屈巴巴地低着头。

牙齿越来越锋利的你，也开始跟家里人有了小脾气。2015年的冬天那场雪特别大，妈妈和姥姥要带你出去玩，想给你穿上属于你的大棉袄。可能是太想出去玩了，过于着急的你，牙齿一下子把妈妈的手划出了血。当我放学后，爸爸来了电话，跟我说妈妈被你咬了。陪妈妈到医院处置完回到家中，刚想对你大发雷霆，看见你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看着我，眼里充满了歉意。我无奈地摸了摸你的头。

每天在家你就像守卫一样，只要是我或者爸爸妈妈没回来你肯定在门口守着，只有大家都回来了你才回自己的窝里睡觉或者待在我身旁。

你见证了我的一切事情，我所有的不开心都向你倾诉。我以前以为跟你说也是瞎说你也听不懂，但是慢慢我发现当我特别不开心的时候，拿着听装啤酒坐在床边，诉说烦心事的时候，你会舔舔我的手，看着我好像不希望我那么难过。就这样陪我度过了一天又一天。

一晃就是八年，陪我度过了现在一半的人生。今天回到家中，听不见你的叫声，心里空落落的。多希望你仍然能每天早上叫我起床，我出门上学的时候你咬着我的裤腿不让我走，天天上电梯的时候你总是先冲进去帮我看看有没有坏人。明明是只小型狗，可是你老是去大狗身旁挑事，当自己是个大哥一样。从来不吃狗粮只吃肉的你，不知到天堂那边能吃习惯吗，宝宝，我真的好想你。

谢谢你，陪了我这么久。宝宝安息。

草地 走读

夜乘微雨上巴山

休休子

众所周知，四川是一个出诗、出诗人的地方。唐代就出现了“天下诗人皆入蜀”的奇观。陈子昂和李白是四川的“土著”。初唐四杰、王维、高适、岑参、杜甫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贾岛、李贺、温庭筠、李商隐等等，无不因升谪、探访、游学等与巴蜀结下诗缘。元稹也是这样，通州司马任上，不仅与白居易唱和留下佳话，他的创作生涯也达到了高峰，长篇叙事诗《连昌宫词》就诞生于此。通州在宋朝时改称达州，后来几经更名，今天依然叫达州。

去年9月23日，纪念中镇诗社成立15周年座谈会在达州召开。随后6天，“全国著名诗人达州行”采风活动成功举办，来自17个省(市、区)的30余名诗词家和20余名本地诗词骨干，到莲花湖等地参观，先后创作诗词1000余首。

天公真不作美。本来一直晴好，从报到当天就开始下雨，主人家急得团团转。而客人们越看到下雨，仿佛越高兴。来自河南的方伟说这里“山眉水眼暗相勾”(《初到达州遇雨》)，来自广东的熊东遨、周燕婷夫妇“为探秋池新涨意，夜乘微雨上巴山”“不辞千里远，来看涨秋池”(《巴山二首其一》《随东遨入川夜宿巴山》)，来自辽宁的徐长鸿认为“一般秋雨秋风夜，听向巴山便不同”(《夜宿巴山是夜雷声大作》)，甚至来自甘肃的萧雨涵“打鼾声伴打雷声”(《浣溪沙·八台山晨起》)，广东的苏些雪在山亭“还坐，还坐，元白可能来过”(《如梦令·八台山上雨疾风骤随想》)，新疆的邓世广为下次打起了主意“轻纱遮却妍媸貌，似约明年我再来”(《游八台山值雾口占》)。还有来自北京、天津、山西、浙江、湖北、重庆、四川等地诗人的作品举不胜举。江苏的钟振振先生似为活动做了个总结，“沿洄不记光年几，只信诗魂在达州”(《巴山夜雨》)。

> “四川是一个出诗、出诗人的地方，唐代就出现了“天下诗人皆入蜀”的奇观，陈子昂和李白则是四川的“土著”

无巧不成书，元稹刚到通州贬所，就发现了白居易的诗，说明当地人民对诗的喜爱，对白居易的喜爱。说到巧事，当代也有巧的。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杨牧先生是达州人，他主要写新诗。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周啸天先生主要研究和创作传统诗词，居然也是达州人。还有更巧的。在“全国著名诗人达州行”采风成果的基础上，《行吟达州300首》即将付印之时，编委会认为作者代表性还不够全面。

巧合的事又来了。2018年5月27日至6月1日，由中华诗词学会指导，四川省诗词协会和中共达州市委宣传部承办了“中华诗词名家达州行”采风活动。与中镇诗社的民间性质相比，中华诗词学会是业界内最高的官方社团。

这次19人的团体不是很大，300来件作品也不是很多，但精品比例极高。

达州为纪念元稹专门修了个馆，有个节日叫元九登高节，还是四川十大名节，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范诗银当场就感动了，在《蝶恋花·题元稹馆》写道，“九日登高风景好。望里长安，归雁星花小。春陌词章秋巷稿，读君如晤思难了”。林峰副会长也许并不知道莲花湖湿地公园是民心工程，《夜宿达州莲湖山庄》“石绽莲花谁得见，只将清白种心田”这两句诗却巧合了。副会长刘庆霖依旧他的风格，“林下氧离子，大如乒乓球”(《达州万亩乌梅林四首其四》)。副会长周啸天是来宾也是地主更是游子，写下一首《长相思》，“巴水流，川水流，不到通州不聚头。豁余万里眸。元亦休，白亦休，两袭青衫任去留。飞来一片鸥。”原副会长星汉参观张爱萍故居时对这位搞“两弹一星”的上将肃然起敬，写下了我们的共同心声“霹雳声摧谁破胆，蘑菇云起我伸腰”。原副会长杨逸明成名很早却偏要谦虚，参观八台山独秀峰后说，“闹市吟诗总未工，几回求索梦还空。原来独秀生花笔，插在深山大壑中”。四川省诗词协会会长滕伟明本就因《八台雪歌》而闻名自不必说。重庆诗词学会会长凌泽鑫、著名散曲家南广勋、原四川省诗词学会副会长郭定乾、著名网络词家李子等等都有不少佳作，不再一一例举。

回想起来，人努力加上天帮忙，达州的日子还真不难过。秋天到它就巴山夜雨，春天来它就雨霁天开。

陪同中华诗词名家达州行采风活动走进八台山时，笔者也写了一首小诗，权作本文结尾：“经旬雨幕为谁开，一路飞歌上八台。应谢天公真有眼，诗人皆入达州来。”

捉错园

(572)

“他们是**无故**百姓”，

“无故”之“故”是别字；

无罪之人莫牵连，

正写应当是“**无辜**”。*

*无辜：没有罪；不是无缘无故的“故”。

(573)

“要杀要**刮**随你便”，

句中“刮”字是个错；

割肉离骨很残酷，

正写是“要杀要**剐**”。*

*剐，义为割肉离骨，如成语“千刀万剐”。而“刮”义为用刀子贴着物体的表面移动，把物体表面的某些东西去掉或取下来，如“刮脸”。“刮”不危及生命，而“剐”是把人体割成许多块。 **秦殿杰** （待续）